



# 校友会的老黄牛

## 华中58年届温新发



### 编者按

温新顺，巴中51年届学长，他是广州华中巴中校友会元老之一。多年来一直担任副会长职务，后担任名誉顾问，是我校友会的活字典，名符其实的老黄牛，2020年8月8日在广州病逝享年90岁。对他的病逝校友会表示沉痛的哀悼，永远的怀念！

2005年印尼巴中校友会举行母校60华诞。2004年我单枪匹马去广州串门前，由60年届香港阮衍章学长引线，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联系温新顺学长，他是我第一位认识的大陆学长。

第二次赴广州是他风尘仆仆到机场来接机。由于第一次我们失之交臂不知他的长相，出闸后我东张西望找人时，果然姜是老的辣，他第一眼就看出来我是印尼来的联络员，他喊着我的名字快步到我面前。这是这位元老给我的第一印象——花白短发，老成持重，可总是眯眼微笑待人，笑容可掬，朴实无华，是名副其实的好大哥。

搞好一个校友会除了要有精明能干、团结合作好的理事会班子，

很重要的还要有几位能默默无闻地做好校友会的某些工作，他们积极地做一般人想不到的校友会工作，在他们身上绽放着正能量，牵动着每一位校友。我所知道的这样的老黄牛，一个是在印尼的华中校友会的林炳辉，一个是华中巴中广州校友会温新顺（照片是我的胞兄温新顺）。

说他们是“老”一点也没有说错，林是华中56年届而温是巴中51年届，但他们一直负责校友会很重要又很琐碎的一部分工作。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既做了大量的校友会工作从不会到处宣扬，为人非常低调，所以大部分校友不是很了解。他们是校友会里不可多得灿烂光芒的“瑰宝”。

1998年底我被南航派到雅加达办事处时任办事处总经理工作才认识林炳辉，一接触发现他是一位能干又乐于助人；2000年林炳辉校友前来参加我办事处的搬迁之喜的活动，当活动进行到一半时，有一位印尼华人昏倒，本来应该我们来处理，但他考虑到我初来异地对情况不熟悉，而且我是

活动的主办人不便突然离场，所以他主动用他自己的车送病人到医院检查。我还记得另一件小事，我在南宁的同班同学李秉铮来雅加达参加我华中建立66周年庆祝大会，在雅加达突然生病，也是他亲自处理并和58年届王荣馨校友等共同担负医药及住院费。

2012年的一天他到我印尼姐姐的家来看我，刚好对面住了一位原华中老师，他带了水果和小点心探望，他首先打电话给老师的女儿然后才过去，原来那位老师年老体弱不能直接敲门，佣人是不开门，一定要通过其女儿告知佣人开门。看林炳辉校友对全部华中老师和校友的情况多么熟了如指掌呀！校友会的福利工作搞得亦好有一份功劳。

温新顺老师从30年前广州校友会成立就任了多年秘书并负责《会讯》工作，令人佩服的是他对三百多位两校校友的情况了如指掌，随便指出一位校友他能说出是哪个学校、那个年届、什么名字，生活状况怎样等。他是我校友会的“活字典”。我作

为多年的华中58年届的联络员，我还叫不出我届一些校友的名字呢！惭愧！惭愧！往年每年的年会组织工作上他很细致的打好各校各届的名单、谁已多久没有交会费、坐那张桌等都搞得清清楚楚，为其他校友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最令人钦佩的是每一期的会讯的编排和打印，是相当费神的工作，虽然他已经是88岁高龄的人，但到去世前还得靠他继续埋头苦干。而且出版的每一期《会讯》还得到邮局邮寄，为了节省校友会的经费，他不怕麻烦省吃俭用，将样本先给邮局的人看，常常为了有某句话的沟通，每一份的邮费从七毛五分就可能要七元五毛。拿回去修改再次送邮局看，邮费变低了才送印刷厂。常

常若石牌邮局贵就跑到五山邮局，来来回回不怕辛苦，夏天冒炎热而冬天冒严寒。

由于《会讯》是联络两校校友的重要喉舌，在现任副会长何壬星协助下，《会讯》越办越好，纸张质量提高，出现了彩色版，内容越丰富，国内有些校友寄钱来帮邮寄《会讯》给他们，印尼和香港两校校友会也有我们的《会讯》。校友会前后出版了120期《会讯》，其工作量之大是费笔墨所能形容的，单单发行工作也让这位老黄牛在岁月静好的生活中，还必须亲历亲为，负重前行。

“不管冬夏和春秋，俯首甘为孺子牛。”感恩他们为校友会所做出的奉献。

来源：刘君

